

农禅并重的现代意义

——漫谈云居山的农禅传统

闻一凡



容祖开山定梵宫，云公宝塔振欧峰；
老人示寂常光照，继续农禅旧家风。

——一诚长老《和本智法师原韵》

寺”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据《云居山志》记载，从唐至清，在真如禅寺当过住持的大禅师有 50 多位，曾在本山激扬禅风的大禅师有 20 多位。由于他们的影响，使真如寺成为我国禅宗重镇。最著名者在唐朝有道膺禅师，宋朝时有老夫舜、圆悟克勤、佛印了元等禅师，明朝时有诸缘洪断禅师，清朝时有晦山戒显禅师。

到近代则有虚云老和尚重兴寺宇于荒莽，再塑金身于凋零。抗战时期，真如禅寺也未能幸免于难，殿堂房舍全毁，只剩下卢舍那佛铜像一尊暴露于荒草丛中。1953 年，虚云老和尚从庐山来到云居山礼谒祖庭，见此凋零残败之状，遂发愿重兴。至 1959 年虚云老和尚圆寂时，殿堂僧舍相继落成，常住僧众一百余人，并组成僧伽大队，锄田种竹，冬参夏学，学经传戒，一派农禅景象。

“文革”中，云居山真如寺再遭厄运，佛像尽毁，僧众星散。改革开放后，真如禅寺再度复兴，在一诚大和尚及常住僧众的努力下，千年古刹历劫重光，并进一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，光大农禅并重家风。

二、农禅之源

农禅家风源自百丈怀海禅师，其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的公案至今为禅门所乐道。慧能大师《六祖坛

一、云居山小史

云居山真如禅寺位于江西省永修县西北约 30 公里处的云居山巅，背靠五老峰，所以被称为“天上云居”。据《云居山志》载，唐宪宗元和年间，道容禅师驻锡云居山南麓瑶田寺，司马头陀游方至此，便相约同登云居山。到山上只见中间一带地平如掌，湖澄如镜，群峰环绕如莲花瓣，于是在此拓基建寺。道容禅师开山创寺后约七十年，至唐僖宗中和三年（883）时，道膺禅师应邀驻锡此山，声誉日隆，僖宗遂赐额“龙昌禅院”。北宋大中祥符年间，宋真宗敕改名为“真如禅

经》云：“心平何劳持戒，行直何用参禅，恩则孝养父母，义则上下相怜。”《坛经》中亦载有六祖踏碓八月余之说。其后南岳怀让、马祖道一、百丈怀海心心相印、灯灯相传，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遂成为后代丛林农禅生活的直接依据。

早期丛林大多远离闹市，依傍山林。僧众开荒拓地，与古时中国农业社会的经济模式相适应，过着自耕自种、自给自足的生活。在丛林中，上自住持，下至清众，生活劳动，参禅共修，大家都是平等的。因此，还发明了一个名词叫“普请”；后来又有“出坡”。“普请”是大家一起共同作务，不分彼此；而“出坡”则不同，有外寮（常住分几大寮口，外寮专门从事常住杂务）部分参与的意思，但主要事务还是大家一起做的。这种精神在云居山最能得到体现。

三、云山之农

云居山真如禅寺所属山林土地共三千六百多亩。其中茶园近百亩，水田一百多亩，菜园地若干。每年冬天采笋，春天采茶，夏天种田，秋天收割、砍柴、伐竹等等，总有忙不完的事务。这些事务基本上都是大家全体参与的，尚不包括平常对田地山林的保养，对房屋用具的维护。每年所产的茶叶几百斤、粮食七八万斤、蔬菜若干，自给之外，若有积余常常用来赈济附近的贫困居民。

这种重劳动的精神一是源自百丈禅师倡立的丛林家风，二是避免不理解佛教的人对出家人的偏见误解。这一点在《云居仪规·真如寺万年簿记》中有最好的说明：一些人“往往不知丛林僧众终日礼诵，祝国祈年，坐禅念佛，无不发大悲心，自度度他，诸多苦行，反妄逞毁谤，谓僧为闲人。今后本寺僧众，有愿办实业者，山场则多种树木，田地则自行垦殖，自食其力，以免外界口实而杜弊端于无穷”。第三是一诚大和尚延续虚老提倡的“在动中做功夫”的理念，“磨炼动中有不动之旨趣”（《云居仪规·禅堂众职事日行仪规》），在劳作中参禅，把参禅的方式融入劳动中。这是古代禅

师们行之有效的法门。

四、云山之禅

前面简单提了一下“农”在云居山真如寺这个大丛林中的意义和作用，而云居山的家风是“农禅并重”，另一方面的“禅”又如何呢？禅的本义是静虑、思维修，在中国形成了独具中国佛教特色的内涵。首先，它包含了通往实相的方法，因此方法而得“悟”。其次，禅表现为一种心态，即平实、安和、睿智、深刻。再次，是禅修中的种种次第过程。最后，才是禅的真正境界，或说“平常心”，或说“吃茶去”，或说“春有百花秋有月”，或说“猿抱子归青嶂里”，或说“一击忘所知，更不假修持”……

这些境界是需要适当方法才能获得的。方法虽有多种，但不外两种：一种是顿入，一种是渐入。顿入没有一定的轨辙，因缘契合则不入而入，如劳动中、运动中时时处处，击石光，闪电火，马大师一喝耳聋三日者是，野鸭子飞去痛彻鼻头者是。“一击忘所知，更不假修持；动容扬古道，不堕悄然机。处处无踪迹，声色外威仪；诸方达道者，咸言上上机。”这个偈子常为人所道，就是香严禅师在南阳忠国师墓前劳动，因击竹而悟道后说的，是动中入道的典型例子。这也正是农禅的意义之一——藉农入禅、以禅入农。从另一方面讲，禅宗也正是通过禅堂修持和生产劳动来体现其风范。这也正是农禅的意义之二——相辅相成。那么作为丛



林里重要禅修场所的禅堂是如何来修禅的呢？禅堂里有一整套特有的规矩，这些规矩即体现了禅门的修行法则。

那么云居山禅堂有哪些规矩呢？

总的来说，首先是“听招呼”，该行即行，该止即止，一切以钟板槌锤为号；其次，除了和尚、班首、维那讲开示等以外，不准讲话；再次就是《禅堂规约》中规定的三十二条，其中包括：钟板不得参差不齐、不得闲谈杂话、七期未滿不准出堂、坐香不准不到、出入要白职事、不得乱逞机锋、不准偷看典章、不得堂中乱窜、行坐课诵受食出坡要随众、不得私造饮食等等。

分而言之，就是各个职事乃至清众，一天之中所行及职责皆有明确规定。如首座“表率丛林，辅翊住持，分座说法，开示后昆，坐禅领众，谨守规章，凡益众事皆得举行”，也就是说对于首座来说，上殿、过堂、坐香、出坡等有益大众之事都要以身作则，为大众作表率。在云居山，班首也确实是这样的，都行在众人先，事事带头。

在禅堂之中，维那是最重要的职事，“是禅堂规矩之纲”。禅堂中一切规矩、人事及调理坐禅，都有赖于是。因此，对于维那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，肩负“统理大众，纲维众僧之责”，自身要作大众的榜样，才能够调理好大众。因此，“堂中大小规则必先熟谙清楚”，并且要发大心，“发菩萨心，深明因果，以成就大众法身道业为务”。（见《云居仪规·禅堂维那日行仪规》）

除了班首、维那以外，还有其他众职事，如：悦众、巡香、散香、当值、香灯、司水等，他们在禅堂里的行止都有一定的线路和规矩，不是随便乱来的。什么时候打引磬，打几下，如何打？什么时候巡香，巡几圈，香板怎么拿？什么时候散香，怎么个散法？什么时候吃茶，茶水篮、水壶放在什么位置，散杯子怎么散，倒茶怎么倒？

正式坐香时是不用动的，但也有犯昏沉的，怎么打香板？香板不能乱打，应该打在哪里？和尚、班首、维那、巡香、散香、当值等都有香板，各人拿法又都不一

样，拿在什么位置？行香时和尚、班首、维那等各人走的圈子是不一样的，该怎么走？

平时一天禅堂里有十几支香，而到禅七的时候，一天有二十多支香，从早晨三点多起来，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能休息，基本上没有多少休息的时间。

仅仅透过文字很难描述出禅堂中的规矩和钟板槌锤以及行香、坐香所产生的效应，这些若不亲进禅堂是很难体会的，诚所谓“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”。

真正的禅法不可传，可传的就不是禅法；禅法只可印，如印印泥，所谓心心相印。但也不是绝对不可传，也有可传的，就是规矩、法器，它们是禅修的中介，是禅风的体现。这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禅堂规矩的意义所在。禅堂规矩不同，丛林禅风自然也就不一样，就象古来五家七派各有家风一样。

五、农禅的现代意义

对于现今丛林来说，“农”已经不仅限于耕田种地这一层意思，而是更多地参与寺院自给自养事务，在动中——在运动中、在劳动中，完成自给与实践禅修。所以，“农禅”不仅仅是从事农业劳动和到禅堂打坐那么简单，而是一种精神，就是把禅法融入于世间，在动中实践和巩固禅法。用一诚大和尚的话，叫“农禅并重，重在自养和动中参禅”。

“农”的意思是农业劳作，而其精神则在劳动，与“在动中做功夫”的理念一致。就现今社会而言，以国家免除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农业税为标志（不但免除，还对农业实行补贴），农业经济时代结束了，进入了以商品经济为主的新时代。如今，真正保留古代丛林家风的寺院已经屈指可数，并且有消隐殆尽之势，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。丛林寺院与社会各阶层接触日益密切，与世界宗教交流也越来越频繁，其现代化、城市化、商品化、区域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，这就更进一步要求现代丛林要与世界接轨、与时代相应，同时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失自身特征，保持本有特色，才能继续屹立于世界佛教之林。